

RUNAWAY

艾丽丝·门罗 / 著 李文俊 / 译

逃
离

Alice Munro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逃离 / [加] 门罗 (Munro, A.) 著; 李文俊译.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302-1348-3

I. ①逃… II. ①门…②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4546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3190

RUNAWAY by Alice Munro
Copyright © 2004 by Alice Munro
Published in United States by Vintage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逃离 TAOLI

[加拿大] 艾丽丝·门罗 著
李文俊 译

出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010) 58572393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倩
特邀编辑 华艳 黄宁群
装帧设计 韩笑 朱柳柳
内文制作 田晓波
责任印制 李远林 付丽江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11.5
字数 290千
版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02-1348-3
定价 39.5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录

CONTENTS

- 
- 逃离/1
 - 机缘/49
 - 匆匆/91
 - 沉寂/133
 - 激情/169
 - 侵犯/207
 - 播弄/247
 - 法力/283
 - 译后记/353

逃 离 | RUNAWAY

在汽车还没有翻过小山——附近的人都把这稍稍隆起的土堆称为小山——的顶部时，卡拉就已经听到声音了。那是她呀，她想。是贾米森太太西尔维亚从希腊度假回来了。她站在马厩房门的后面——只是在更靠里一些的地方，这样就不至于一下子让人瞥见——朝贾米森太太驾车必经的那条路望过去，贾米森太太就住在这条路上她和克拉克的家再进去半英里路的地方。

倘若开车的人是准备拐向他们家大门的，车子现在应当减速了。可是卡拉仍然抱着希望。但愿那不是她呀。

那就是她。贾米森太太的头扭过来了一次，速度很快——她得集中精力才能对付这条让雨水弄得满是车辙和水坑的砾石路呢——可是她并没有从方向盘上举起一只手来打招呼，她并没有看见卡拉。卡拉瞥见了一只裸到肩部的晒成棕褐色的胳膊，比先前颜色更淡一些的头发——白的多了一些，而不是以前的那种银褐色了，还有那副表情，很决然和下了狠劲的样子，却又为自己这么认真而暗自好笑——贾米森太太在跟这样的路况死死纠缠的时候表情总是这样的。在她扭过头来的时候脸上似

乎有一瞬间闪亮了一下——是在询问，也是在希望——这使卡拉的身子不禁往后缩了缩。

情况就是这样。

也许克拉克还不知道呢。如果他是在摆弄电脑，那就一定是背对着窗户和这条路的。

不过贾米森太太很可能还会开车出去的。她从飞机场开车回家，也许并没有停下来去买食物——她应该径直回到家里，想好需要买些什么，然后再出去一趟。那时候克拉克可能会见到她。而且天黑之后，她家里的灯也会亮起来的。不过此刻是七月，天要很晚才会黑。她也许太累了，不开灯就早早上床了。

再说了，她还会打电话的。从现在起，什么时候都可能打的。

这是个雨下得没完没了的夏天。早上醒来，你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就是雨声，很响地打在活动房子屋顶上的声音。小路上泥泞很深，长长的草吸饱了水，头上的树叶也会浇下一片小阵雨，即使此时天上并没有真的在下雨，阴云也仿佛正在飘散。卡拉每次出门，都要戴一顶高高的澳大利亚宽边旧毡帽，并且把她那条又粗又长的辫子和衬衫一起掖在腰后。

来练习骑马的客人连一个都没有，虽然克拉克和卡拉没少走路，在他们能想起来的所有野营地、咖啡屋里都树起了广告牌，在旅行社的海报栏里也都贴上了广告。只有很少几个学生来上骑马课，那都是长期班的老学员，而不是来休假的成群结队的小学生，那一客车又一客车来夏令营的小家伙呀，去年一整个夏天两人的生计就是靠他们才得以维持的。即令是两人视为命根子的长期班老学员现在也都出外度假去了，或是因为天气太差而退班了。如果他们电话来得迟了些，克拉克还要跟他们把账算清楚，该收的钱一点都不能少。有几个学员嘀嘀咕咕表示不满，

以后就再也不露面了。

从寄养在他们这儿的三匹马身上，他们还能得些收益。这三匹马，连同他们自己的那四匹，此刻正放养在外面的田野里，在树底下四处啃草觅食。它们的神情似乎都懒得去管雨暂时歇住了，这种情况在下午是会出现片刻的，也就是刚能勾起你的希望罢了——云变得白了一些，薄了一些，透过来一些散漫的亮光，它们却永远也不会凝聚成真正的阳光，而且一般总是在晚饭之前就收敛了。

卡拉已经清完了马厩里的粪便。她做得不慌不忙——她喜欢干日常杂活时的那种节奏，喜欢畜棚屋顶底下那宽阔的空间，以及这里的气味。现在她又走到环形训练跑道那里去看看地上够不够干，说不定五点钟一班的学员还会来呢。

通常，一般的阵雨都不会下得特别大，或是随着什么风而来，可是上星期突然出现异象，树顶上刮过一阵大风，接着一阵让人睁不开眼睛的大雨几乎从横斜里扫过来。一刻钟以内，暴风雨就过去了。可是路上落满了树枝，高压电线断了，环形跑道顶上有一大片塑料屋顶给扯松脱落了。跑道的一头积起了一片像湖那么大的水潭，克拉克只得天黑之后加班干活，以便挖出一条沟来把水排走。

屋顶至今未能修复，克拉克只能用绳子编起一张网，不让马匹走到水潭里去，卡拉则用标志拦出一条缩短些的跑道。

就在此刻，克拉克在网上寻找有什么地方能买到做屋顶的材料。看有没有某个清仓处理尾货的铺子，开的价是他们能够承受的，或是有没有什么人要处理这一类的二手货。他再也不去镇上的那家海－罗伯特·伯克利建材商店了，他已经把那店改称为海－鸡奸犯·捞大利商店，因为他欠了他们不少钱，而且还跟他们打过一架。

克拉克不单单跟他欠了钱的人打架。他上一分钟跟你还显得挺友

好的——那原本也是装出来的——下一分钟说翻脸就翻脸。有些地方他现在不愿进去了，他总是让卡拉去，就是因为他跟那儿的人吵过架。药房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有位老太太在他站的队前面加塞——其实她是去取她忘了要买的一样什么东西，回来时站回到他前面而没有站到队尾去，他便嘀嘀咕咕抱怨起来了。那收银员对他说：“她有肺气肿呢。”克拉克就接茬说：“是吗，我还一身都有毛病呢。”后来经理也让他叫出来了，他硬要经理承认对自己不公平。还有，公路边上的一家咖啡店没给他广告上承诺的早餐折扣，因为时间已经过了十一点，克拉克便跟他们吵了起来，还把外带的一杯咖啡摔到地上——就差那么一点点，店里的人说，就会泼到推车里一个小娃娃身上了。他则说那孩子离自己足足有半英里远呢，而且他没拿住杯子是因为店员没给他杯套。店里说他自己没说要杯套。他说这种事本来就是不需要特地关照的。

“你脾气也太火爆了。”卡拉说。

“脾气不火爆还算得上是男子汉吗？”

她还没提他跟乔依·塔克吵架的事呢。乔依·塔克是镇上的女图书馆员，把自己的马寄养在他们这里。那是一匹脾气很躁的栗色小母马，名叫丽姬——乔依·塔克爱逗乐的时候就管它叫丽姬·博登^①。昨天她来骑过马了，当时正碰到她脾气不顺，便抱怨说棚顶怎么还没修好，还说丽姬看上去状态不佳，是不是着凉了呀。

其实丽姬并没有什么问题。克拉克倒是——对他来说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想要息事宁人的。可是接下来发火的反而是乔依·塔克，她指责说这个地方简直就是片垃圾场，出了这么多钱，丽姬不该受到这样的待遇，于是克拉克说：“那就悉听尊便吧。”乔依倒没有——或者是还没有——当即就把丽姬领回去，卡拉本来料想会这样。可是原来总把

^①美国 19 世纪末一桩有名的谋杀案的女杀人犯的名字。她用斧子一连好几十下活活劈死了自己的继母和父亲。此案曾轰动一时。

这匹小母马当作自己小宠物的克拉克却坚决不想再跟它有任何牵扯了。自然，丽姬在感情上也受到了伤害。在练习的时候总是跟你闹别扭，你要清理它的蹄子时它便乱踢乱蹬。马蹄是每天都必须清的，否则里面会长霉菌。卡拉得提防着被它啾冷子咬上一口。

不过让卡拉最不开心的一件事还得说是丢失了弗洛拉，那是只小小的白山羊，老是在畜棚和田野里跟几匹马做伴。有两天都没见到它的踪影了。卡拉担心它是不是被野狗、土狼叼走了，没准还是撞上熊了呢。

昨天晚上还有前天晚上她都梦见弗洛拉了。在第一个梦里，弗洛拉径直走到床前，嘴里叼着一只红苹果，而在第二个梦里——也就是在昨天晚上——它看到卡拉过来，就跑开了。它一条腿似乎受了伤，但它还是跑开了。它引导卡拉来到一道铁丝网栅栏跟前，也就是某些战场上用的那一种，接下来去它——也就是弗洛拉——从那底下钻过去了，受伤脚以及整个身子，就像一条白鳗鱼似的扭着钻了过去，然后就不见了。

那些马看到卡拉穿过去上了环形马道，便全都簇拥着来到栏杆边上——显得又湿又脏，尽管它们身上披有新西兰毛毯——好让她走回来的时候能注意到它们。她轻轻地跟它们说话，对于手里没带吃的表示抱歉。她抚摩它们的脖颈，蹭蹭它们的鼻子，还问它们可知道弗洛拉有什么消息。

格雷斯和朱尼珀喷了喷气，又伸过鼻子来顶她，好像它们认出了这个名字并想为她分忧似的，可是这时丽姬从它们之间插了进来，把格雷斯的脑袋从卡拉的手边顶了开去。它还把她的手轻轻咬了一下，卡拉只得又花了些时间来指责它。

一直到三年之前，卡拉还从来没怎么认真看过活动房屋。对这种东西她也不这么称呼。像她的父母一样，她认为这么称呼是装腔作势。还

有人住在拖车里呢，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吗。一辆拖车跟别的拖车还能有什么区别。可是当卡拉搬进来，选择和克拉克共同生活，她便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了。从那时起，她开始用“活动房屋”这个说法，而且注意起别人是怎么装修和布置的了。他们挂的是什么样的窗帘，他们是怎么油漆饰条，又是怎么搭出很有气派的平台、阳台和附属披屋的。她迫不及待地也要给自己的住房添上这些改良性的设备。

有一段时间，克拉克倒也顺着她的想法去做。他翻修了新的台阶，还花了不少时间为这台阶去焗摸旧的熟铁扶手。对于在刷厨房、浴室的漆与窗帘好料子上所花费的钱他也没出过一句怨言。她刷漆的活儿干得不怎么地道——她不明白应该先把碗柜门上的合叶卸下来。她也不明白应该要给窗帘布缝上衬里，现在窗帘都已经褪颜色了。

让克拉克迟疑不决的是要不要扯走地毯，原来每个房间里的地毯都是一样的，卡拉最坚决主张换掉的就是这地毯。它划分成一个个棕色的小方块，每一块上都有深褐色、铁锈色和浅棕色的扭曲线条和花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卡拉都以为每个小方块里的线条和花样都是一样的，排列次序也都是相同的。可是在她有了更多空闲时间可以细细观察时，她发现原来大方块是由四个花样不一的小方块组成的。有的她很容易就能分辨清，有的却真得下些功夫才能够看出来呢。

逢到外面下雨，克拉克情绪又不好，使得家里的气氛也很压抑的时候，她就做这样的事情，克拉克只要有电脑屏幕可以死死盯着就不会再为别的事情操心了。但是对她来说，最能排除烦恼的还是上厩棚去为自己找点儿什么杂活来干干。她不开心的时候，马儿们是从不正眼看她的，可是那只从不拴住的弗洛拉却会走过来挨蹭她，而且那双黄绿色眼睛里闪烁着的并不完全是同情，倒更像是闺中密友般嘲讽的神情。

弗洛拉是克拉克有一回上某个农场去买些什么马具时带回来的，当时它还是只比小羊羔大不了多少的半大畜生呢。那个农场的人不想再做

田舍翁了，至少是无意再繁殖牲畜了——他们把他们的马全卖掉了，可是山羊却没能处理出去。克拉克听说在畜棚里养只山羊可以起到抚慰与安定马匹的作用，便想试上一试。他们原来是打算养到一定时候让它繁殖小羊羔的，但是至今还从未看出它有任何发情的迹象。

起初，它完全是克拉克的小宠物，跟着他到处跑，在他跟前欢跳争宠。它像小猫一样敏捷、优雅、挑逗，又像情窦初开的天真女孩，常常让他们喜欢得乐不可支。可是再长大些之后，它好像更加依恋卡拉了，这种依恋使得它突然间变得明智，也不那么轻佻了——相反，它似乎多了几分内在的蕴藉，有了能看透一切的智慧。卡拉对待马匹的态度是温和的，同时也是很严格要求的，有点像母亲的态度，可她与弗洛拉的关系却不是同一回事，弗洛拉一点都不让她有任何优越感。

“还没有弗洛拉的消息吧？”她说，一面脱下去畜棚时穿的靴子。克拉克已经在网上贴了丢失山羊的告示。

“到目前还没有。”他说，口气里俨然自己正忙得紧呢，不过倒没有显得不耐烦。他又表示，这也不是他头一回这么说了，弗洛拉无非是外出给自己找只相好的公山羊罢了。

关于贾米森太太倒是连一个字都没提。卡拉把水壶坐到火上。克拉克则兀自哼着一支小曲，他一旦坐到电脑前面总是会这样做的。

有时候他还会跟电脑拌嘴。狗屁，他会这样说，在出现了什么不顺的时候。要不就是哈哈大笑——但是事后卡拉问他什么事这么好笑时，他又想不起来了。

卡拉喊道：“你要喝茶吗？”让她感到惊异的是他竟站起来走进了厨房。

“喔，”他说，“喔，卡拉。”

“什么事？”

“喔，她打来过电话了。”

“谁呀？”

“女王陛下呀。西尔维亚女王呀。她刚回来。”

“我没听到汽车声音嘛。”

“我没问你有没有听到汽车。”

“那她来电话是为了什么呢？”

“她要你过去帮她收拾屋子。她就是这么说的。明天。”

“你是怎么告诉她的呢？”

“我跟她说行啊。不过你最好还是打电话去确认一下。”

卡拉说：“既然你都答应她了，我看也没有必要再这样做了。”她把茶壶里的茶往杯子里倒，“她走之前我刚大扫除过。我看没有什么必要这么快又重新折腾嘛。”

“没准她不在的时候闯进去过几只浣熊，把屋子里弄得一团糟呢。这种事是说不准的。”

“我用不着急吼吼马上就打的，”她说，“我先好好喝上几杯茶，然后还要冲一个澡。”

“还是快点打的好。”

卡拉把她的茶带进浴室，朝身后喊了一句：“咱们得上自助洗衣房一趟了。毛巾即使干了也还是有一股霉味儿。”

“别转移话题好不好，卡拉。”

她都已经进去冲澡了，他仍然站在门外喊着对她说话。

“话没说清楚我是不会轻易让你脱身的，卡拉。”

她还以为她出来时他还会站在那儿呢，可是他已经回去弄电脑了。她衣服穿得好像要上镇子里似的——她希望，如果他们出去一趟，去自助洗衣店，并且在卡布奇诺店外带两杯咖啡，他们说话的方式会有所变化，说不定气氛会变得和缓一些。她快步走进起居室，用胳膊从后面把

他抱住。可是她刚这样做心里就涌起了一股忧伤的情绪——必定是冲澡的水太热，才使得她眼泪汪汪的——她伏在他的背上，垮了似的尽情哭了起来。

他双手离开了键盘，但是仍然坐着没动。

“别这样对我发火嘛。”她说。

“我没有发火。我只不过是讨厌你那个样子，就是这样。”

“我是因为你发火了才这样的。”

“用不着你来告诉我我怎么样了。你弄得我气儿都透不过来了。去做晚饭吧。”

其实这正是她开始要做的事。都这么晚了，那些五点钟该来的练马术的人显然是不会来了。她取出土豆，开始削皮，可是她的泪水不断涌出来，使得她没法看清手里的活。她用张纸巾擦了擦脸，又撕了张新的带在身边，跑到雨中去。她没有进马厩，因为没有了弗洛拉那儿好不凄凉。她沿着小道回到小树林。马们在另外的一片地里。它们都凑到围栏边上来看着她。唯独丽姬没有，它跳跃着，喷了喷鼻子，好像明白她的注意力并不在自己身上似的。

事情开始于他们读到讣告——贾米森先生的讣告之后。那是登在本地报纸上的，后来“晚间新闻”里又登出了他的相片。此前的整整一年里，他们对这对夫妻的了解仅限于，他们是邻居，不怎么爱搭理别人。太太在四十英里之外的一所大学里教植物学，因此得在路上花掉许多时间。先生呢，则是一位诗人。

大家所知道的也无非就是这些。可是那位先生却忙于干许多别的事情。对于一位诗人来说，而且还是一个老人——没准比他太太要大上二十岁——他算得上是皮实和活跃的了。他自己动手改进了他住地的排水系统，清理了涵洞阴沟，并且砌上了石块。他开辟出了一个菜园，种

上东西，围上篱笆，还在树林里开出小道，监督房屋的修缮。

他们的房屋是他多年前在几个朋友的帮助下自己盖起来的，那是座三角形的怪里怪气的东西，是在一座旧农舍的基础上翻修成的。干活的是些被大伙称作嬉皮士的人——虽然贾米森先生即使就当时来说，年纪也肯定是大了点儿，没法再这么称呼了，跟贾米森太太相比他得算是老辈的人了。人们传说嬉皮士们在森林里种植大麻，并出售它们，把钱存在封住口的玻璃缸里，埋在这块地的什么地方。克拉克听镇上因办事而认识的人这么说过。可是他说这些事全是扯淡。

“要真有，早就会有人去想法子把财宝挖出来了，还用等到现在吗？总有人会变着法子撬开他们的嘴，让他们供出埋宝地点的。”

在读到讣告时，卡拉和克拉克才第一次知道，利昂·贾米森在去世前五年曾得到过一笔为数不算小的奖金。是一项诗歌奖。倒从来没听人提起过这件事嘛。好像大家宁愿相信用玻璃缸埋入土里的毒品财宝之类的事情，而不肯相信光靠写诗就能够赚到钱。

出了这件事之后不久，克拉克就说：“我们是应该让他付出代价的。”

卡拉立刻就明白他指的是什么事了，但是她以为他这么说不过是在开玩笑。

“现在也迟了，”她说，“人都死了，还怎么让他出钱呢。”

“他是不可能了。可是还有那个女的呢。”

“她也上希腊去了呀。”

“她不会一辈子不回来的吧。”

“再说她当初也不知情。”卡拉态度更加慎重了。

“我并没有说她当初知道。”

“她跟这事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我们会有办法的。”

卡拉说：“不行。不行。”

克拉克自顾自往下说，就当她说什么都没听。

“我们可以说我们要起诉了。这一招总是能让人乖乖地出钱的。”

“这你怎么做得到呢？你总不能起诉一个死人吧。”

“威胁要登报。大名鼎鼎的诗人哪。报界最吃这一套了。我们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威胁，还怕她不服软吗？”

“你这是在异想天开，”卡拉说，“完全是在开玩笑。”

“不，”克拉克说，“真的，我没在开玩笑。”

卡拉说她不想再谈这件事了，他说，那好吧。

可是他们第二天又谈到这件事了，而且第三天第四天也都谈了。他有时也会认为这样的想法不切实际，甚至有可能触犯法律。但他谈得越来越起劲，然后接下去——她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又突然不提了。如果雨不下了，如果这年的夏天跟往年的一样正常，他说不定就会像对待许多别的事情一样将它置诸脑后了。可是好天气没有出现，上个月里他喋喋不休地谈论这个计划，好像那是一点儿漏洞都没有的，完全可行，问题仅仅在于开多少价而已。要价太小，那个女的就不会不把它当回事，觉得他们无非是在虚张声势。开价太大呢，说不定会逼得她奋起反抗，态度会变得很顽强的。

卡拉已经不说那是一个玩笑了。相反，她告诉他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她说首先，大家都认为诗人嘛都是那样的，因此没人会花钱去遮遮掩掩。

他说只要做得好必定能奏效。卡拉要装作精神彻底垮了似的去向贾米森太太说出全部情况。接着便由克拉克登场，好像他刚刚发现此事，大为震惊。他显得怒不可遏，发誓要向全世界的人宣告。他要让贾米森太太自己先提钱的事。

“你受到了伤害。你受到骚扰和侮辱，也就是我受到了伤害和侮辱，因为你是我老婆。这是个有关尊严的问题。”

他一遍又一遍地这样教导她，她试着转移话题，可是他紧紧咬住不放。

“有戏，”他说，“真的大有希望。”

这一切都源自她对他说过的一些事，这些事，她是既无法收回也不可能否认的了。

有时候他像是对我感兴趣？

那老家伙？

有时候他乘她不在的时候把我叫进房间？

是的。

在她外出购物而护士也不在那里的時候？

这完全是她的突发奇想，可是却立即引起了他的强烈兴趣。

那么你当时是怎么做的？你进他房间了吗？

她做出羞怯的样子。

有时候。

他叫你进他房间。然后呢？卡拉？后来又怎样？

我进去看看他需要什么。

那他需要什么呢？

这样的一问一答都是用耳语悄声说的，即使没人在偷听，即使是他们在床上如痴似醉的那一时刻。这是卧室里的闺中腻语，所有的细节都很重要，而且每次都要添油加醋，同时配合以很起作用的延宕、羞怯和咯咯痴笑，下流，真下流。而且想说这些并感到有趣的不仅是他，她自己也会感到兴奋。她急切地想讨他喜欢并刺激他，同时也使自己兴奋起来。还真是天从人愿，每回都会起作用。

这事在她头脑的一个角落里还真是有点儿影子，她见到过那个好色的老头子，以及他在床单下挺起的那话儿，都长年卧床不起了，话都几乎说不了了，但是做手势表达意思倒还很灵活。他表示出自己的欲望，想用手指捅捅她勾她过来顺从自己，配合他做些亲热的动作。